

Vampire Kisses

血族之吻
III
VAMPIRE KISSES

我的世界虽然有阳光
但我宁愿选择黑暗
因为你的光能照亮我的眼睛

Vampire Kisses V: The Coffin Club

Vampire Kisses VI: Royal Blood

棺材社·皇家血统

Ellen Schreiber

[美] 艾伦·斯瑞博 著 秦竞竞 译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Ellen Schreiber

Vampire Kisses V: The Coffin Club

Vampire Kisses VI: Royal Blood

棺材社·皇家血统

[美] 艾伦·斯瑞博 著 秦竞竞 译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棺材社·皇家血统 / (美) 斯瑞博 (Schreiber, E.) 著; 秦竞竞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

(血族之吻)

ISBN 978-7-224-09570-8

I. ①棺… II. ①斯… ②秦… III. ①长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2248 号

Vampire Kisses 5: The Coffin Club

Copyright © 2008 by Ellen Schreiber

Vampire Kisses 6: Royal Blood

Copyright © 2009 by Ellen Schreiber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1 by Sha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陕版出图字 25-2010-063 号

棺材社·皇家血统

作 者 [美] 艾伦·斯瑞博 著 秦竞竞 译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发货联系电话 (传真): (010) 88203378

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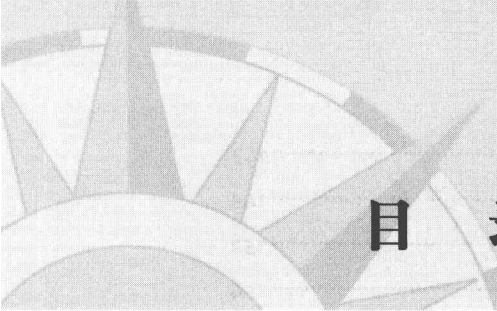
开 本 880 mm×1230mm 32 开 8.5 印张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09570-8

定 价 20.00 元



目 录

棺材社

飞离地狱的蝙蝠	2
依然如故	8
庄园	18
重游棺材社	35
地下坟场	51
地牢的梦魇	53
在棺材社共舞	57
改变形象	61
夜探棺材社	67
完美的画	83
麦田怪圈	94
与吸血鬼的一次约会	100
地牢棺材社	107
秘密公开	122

皇家血统

特快专递	126
将返忧郁校园	132
深夜来访	137
魔鬼高中	141



大冒险	143
公园漫步	149
遇见	152
麻辣间谍	154
暗中窥视	157
邀请	160
着装标准	163
皇家血统	167
暗黑的魅力	174
微型大宅	181
家里要仆人吗	184
家长见面	188
白色的婚礼	195
鸡尾酒会	198
重磅炸弹	205
哭泣的墓碑	208
消息迅速传播	214
谣言散布者	219
英语问卷作业	224
楼下的交谈	228
惊人的消息	231
R计划	234
纳帕论文	238
一鸣惊人	245
拍卖会	248
出最高价的人	258
善举	261
家	264



棺材 社



飞离地狱的蝙蝠

杜斯维尔高中预示学期结束的最后一遍铃声响起，我成为第一个跑到储物柜前的学生。平时，学校的铃声就像啄木鸟啄梧桐树，一遍遍地折磨着我的神经。但是这回的铃声简直像古琴声一样悦耳动听。因为它昭示了一件事：暑假来了。

暑假，这两个字在我舌尖回旋，香甜如盛开的金银花花蜜。所有的假期都是甜蜜的，不是吗？不过暑假比它的姐妹——春假和寒假——更胜一筹。它的优势无可匹敌：足足两个半月不必面对课本和老师，不必承受折磨。这期间不会被关禁闭，不用上课，没有时不时的小测验。我不用每天在杜斯维尔高中关八小时，不用成为高尚学院派的校园里唯一的哥特族，也不用再挣扎着将我睡意沉沉的脑袋从木制课桌上抬起来。最最重要的是，我可以熬到很晚才睡，像吸血鬼那样生活。

学校的镣铐已经从我的手腕解除。

我太兴奋了，以至于在我的好朋友、模范生贝琪之前跑到储物柜。这是我最后一次需要记住，或者像往常那样忘记，储物柜的无序排列。未还的书、笔记本、糖果包装纸、碟片塞满了不大的金属柜。我是典型的拖拉派，所以等到最后一刻才来清理。不同于其他储物柜里摆放的情侣们的照片，我的柜子里放的是我和亚历山大的油画肖像。这些画出自亚历山大之手，他偷偷地挂在这里，给了我一个惊喜。我深情地凝视它们，小心翼翼地取下一幅，随后面前的庞大杂物堆将我的注意力吸引过去。我想我得用辆推车才能把这堆东西送到贝琪的小卡车上。但转念一想，我拖来瘪了一块的垃圾箱，将所有不是花钱买的东西都往里扔。



“暑假到了！真不敢相信。”贝琪赶上来对我说。我们相互击掌，兴奋地尖叫，好像刚刚赢得售完的音乐会门票。

“终于到了！”我大声欢呼，“我不用再犯迟到的小错误，也没人会因为着装规定打电话向我爸妈告状了。”

贝琪打开她的储物柜，里面已经清空了。她和麦特的照片放在一本剪贴簿里，里面有彩色的注解，美丽的边框，以及漂亮的心形贴纸。她仔细打量空空的储物柜，检查有没有可能落下的东西。

“好像你甚至连柜子都擦过了。”我跟她开玩笑。

“这次暑假会是最棒的，瑞文。这是第一个咱俩都有男朋友的暑假。想想看，我们将和杜斯维尔最帅的小伙子并肩躺在游泳池边。”

我注意到一幅我和亚历山大站在哈西餐厅门口的画，它依然挂在柜门背后。画里，星星在我们头顶闪烁，月亮的光辉将我们照亮。

“唉，我们当中只有一个可以。”我纠正她，而且我指的不是我男朋友不能接受阳光的洗礼这一事实。

我的困扰比这更大——他现在甚至不在杜斯维尔。

贝琪一定看懂了我闷闷不乐的表情，“我敢说亚历山大要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然后带你去墓地野餐。”她面带愉快的笑容安慰我。

亚历山大和他长相恐怖却心地善良的管家詹姆森，一起开车护送虚弱的小吸血鬼瓦伦丁去希斯特维尔镇，希望他能跟邪恶的德古拉族吸血鬼哥哥和姐姐，即贾格尔和露娜团圆。瓦伦丁试图用他的小獠牙咬我弟弟比利之后，比利和他的死党亨利开始怀疑瓦伦丁见不得光的身份。亚历山大在阁楼上用詹姆森的罗马尼亚土方救治瓦伦丁期间，我查出并核实了贾格尔和露娜的所在地——棺材社。这样，亚历山大不得不让我留在杜斯维尔，自己护送瓦伦丁去和哥哥姐姐团圆。亚历山大曾经向我保证他很快就会回来。然而，我们原本以为一夜即回的出访变成两天，然后是三天，然后更久。



亚历山大，这在家自学的迷人的罗马尼亚吸血鬼，给我原先死气沉沉的生活注入了活力。随着荒凉的老旧大宅依然不见住户的踪迹，我开始想念关于亚历山大的点点滴滴——他温柔地擦开我脸上的发丝时的样子，或者他用雪白的手指勾勒我短裙上的蕾丝花边时的样子。我想念他梦幻般的巧克力色眼睛，他愉快性感的微笑，他贴在我唇瓣上的柔软嘴唇。

我成功地没让自己变成贝琪和麦特约会时的电灯泡。月光如水的夜晚，我不去敷衍地为校足球队呐喊助威，而是经常去看看大宅，要么坐在光秃秃的树下，要么坐在锻铁大门旁，要么坐在野草滋生高低不平的前门破裂台阶上。其他时候，我会流连在露台，在那里我曾和亚历山大共享浪漫甜点和甜蜜亲吻。

我安慰自己说很快就能看到詹姆森的奔驰车前灯照亮弯弯的车道，可是每天晚上我都是孤独地回家，车道上什么灵车类的东西都没有出现。

每过去一天，我会在“古怪艾米莉”日历上打一个黑色的大叉，它渐渐地看起来像单人玩的一字棋。偶尔门铃会响。一次当它响起的时候，我飞奔到门口，热切地盼望亚历山大用苍白的胳膊搂住我，将我抱起来，然后充满激情地吻我。可是招呼我的不是我的男朋友，只是手捧玫瑰花束的花店送货员。我原本就黑沉沉的卧室变得越来越像杜斯维尔的殡仪馆。

过去的每一天里，我都在苦苦思索是什么事情让他耽搁这么久。是不是他又在帮我摆平来自地下世界的危险？我的男朋友总是带着一点神秘色彩，这只会令我更爱他。

我把我们的画像在背包里放好，然后拿起它旁边的一件物品——铁丝网状的棺材社手镯。

棺材社。希斯特维尔最具哥特风格的夜店。几个月前，我在希斯特维尔镇的时候无意中进入这家棺材社。它不同于我以往去过的任何一个会所，可以说简直是杜斯维尔高中的反面。那是我



第一次觉得能融入的地方，周围的人都具有跟我相似的品位、风格、态度。我梦想挽着亚历山大的胳膊一起再去那里。可惜的是，现在我离最喜欢的棺材社和我最爱的人都远着呢。

我接着取下我和亚历山大在高尔夫球场跳舞的画像。

我愿付出一切与亚历山大再度共舞。我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画，希望它也能加入我的收藏：我和亚历山大在棺材社高高悬挂的苍白人体模型下面跳舞。

就在那时，麦特打断我的白日梦，他走过来在贝琪的脖子上轻啄一下——正是我极度怀念的亚历山大的举动。

贝琪说得没错。我知道自己会再见到亚历山大——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可是我正逐渐变得焦躁不安。

“我以为你早就把柜子清理好了。”麦特说，“要帮忙吗？”

“不用了，我想慢慢享受这一刻。咱们大门口见吧。”

当我最喜欢的这对情侣往外面走去时，一群手拿名牌包、足蹬名牌鞋的女孩像走T形台似的经过我身边，一边谈论着她们将要进行的欧洲之旅和寄宿学校式的夏令营。

我只盼望着有一个地方我不必再来——杜斯维尔高中。

夏日暖暖的空气随着微风从敞开的教室门窗透进来。我觉得自己甚至拔高了几寸。将背包甩上肩膀，我轻快地走过一间间开着的教室。

自由近在咫尺。我伸手去推大门，这时突然有人挡在我面前。

没有什么事能在今天破坏我的好心情——在一年中我最爱的一天。好吧，是几乎没有。穿着卡其装的特雷弗·米歇尔，我的宿敌和肉中刺，正低头瞪着我，“你以为不说声再见我就会放你走？”

“在我的靴子和你的小腿亲密接触之前，让开！”我警告他。

“好几个星期没看到魔鬼小子了，你是不是把他埋在哪个特别的地方啦？”



“闪开，不然我给停尸房打电话，我相信他们那里有空位。”

“不能每天看见你，我会想你的。”他凝视我的时间稍微长了点，似乎他才醒悟过来自己刚才说了什么。我看得出他是认真的，而这份认真令我吃惊，同时也让他自己吃惊。

“我相信你很快就能克服的，因为到时候光是跟海滩护卫队的黑美人搭讪就够你忙的了。”

“可是你能做什么呢？我听说魔鬼小子离开这里，永远不会回来了。那样你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里过一个暑假。”

我痛恨有人开始谣传亚历山大离开。

“他才没有……永远离开。”我展开防御，“他快回来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准备去见他。我们会一起在外地过暑假，离你远远的。”

我明白自己在撒谎，可是一想到特雷弗一手挎着一位救生员对我嘲笑，而我只能孤独地在大宅里苦等，就令我不由“怒”血沸腾。

我的挑衅并没有吓退特雷弗，反而令他更进一步。

“那么一个吻如何？”他带着性感的笑容挑逗，“这样可以让你记住我。”尽管我从瓦伦丁那儿得到过暗示，说特雷弗内心对我有着渴望，但我仍然将信将疑。我从来不明白特雷弗的脑袋里装着什么，更不用说他的心里了。我甚至不知道他有没有心。特雷弗很有魅力——这一点毋庸置疑。凭着能让人融化的绿色眼睛，轮廓分明的脸庞，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下一期《体育画报》的封面人物。但是我一直不清楚特雷弗是真的喜欢我还是喜欢欺负我。不过无论出于哪一种，他没有让开，而是向我凑近。我愿意吻的男生只有一个，那就是亚历山大。

我急忙伸手抵在他的胸口。

特雷弗带着性感的笑容不怀好意地看着我。我越是反抗，他越是喜欢。我就像他足球场上的终极对手，他总是渴望再较量一番。

我顿了一会儿，抬头凝视这个从幼儿园起就一直折磨我的家伙。除了贝琪，特雷弗其实是学校里唯一注意我的人。不再每天看到他，我怀疑自己也会想他。

“我来给你样东西让你记住我。”我对他说，“我的后脑勺。”

我从他身边挤过，逃出通往自由的大门。

我走出杜斯维尔高中，走进明亮的阳光下。

一年过去了。总的说来，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年，因为我和亚历山大·斯特林相遇、约会、共舞，最后坠入爱河。

学生们有的走回家，有的钻进老爸的豪华轿车，准备出发去跟他们的同类在阳光下享受长长的假期。我在像特雷弗这样的学生包围中，度过了整整一学年。

我的宿敌其实迫使我想通了。现在我该与我的同类相聚了。我不打算让自己一个人在没有亚历山大的陪伴下度过假期，一天也不行。

现在，只有一样东西使我和亚历山大分离：就是我自己。

当然，这一点一通电话就可以搞定。





依然如故

几个月之前，我在杜斯维尔的公交车站跟老妈挥手告别，登上开往希斯特维尔的客车，去拜访嬉皮风格的莉比姑姑，也就是我那极端保守的老爸的妹妹。

今天的我犹如服用了百忧解（一种抗抑郁的药物）一样难抑兴奋之情，为即将回到开放的希斯特维尔镇而兴高采烈。希斯特维尔孕育了独一无二的咖啡馆，它们（不是那种商业气息过于浓厚的千篇一律型）使用手工制作的咖啡杯，还供应新鲜的小圆饼。镇上还有哥特风格和嬉皮风格的服装店以及极端另类的棺材社。要见到莉比姑姑我很激动，但更令我激动的是，再过几个小时我就可以，或者说我希望可以，跟我天下无双的吸血鬼男朋友团聚。

我在奥利维亚·奥卡斯日记本上信手涂鸦，幻想我和亚历山大的重逢，以此来打发车上的时间。我们将在棺材社里相遇，那里长着蝙蝠翅膀的苍白的人体模型从天花板上垂下，鬼气森森的雾霭弥漫在空气中。亚历山大手里握着一枝黑玫瑰，正在拥挤的舞池中央等我。我飞奔着投入他张开的双臂，然后他圈住我，如同哥特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他贴近我，以一记诱人的长吻迎接我，让战栗从头到脚传遍我全身。我们整晚随着骷髅乐队的扭曲音乐跳舞，跳到我的腿再也支撑不住。然后我和亚历山大悄悄地走进一个小教堂的墓地，接着爬进无人的地下室，那里有一口空棺材正等待我们。黎明临近的时候，他合上棺材盖，我们在黑暗中紧紧相拥，开始属于我们的夜晚。

我用向比利借来的（不如说是贿赂来的）iPod看吸血鬼连续剧《明斯特一家》，一集看到一半的时候，注意到距希斯特维尔出

口两英里的标志牌。

上次到希斯特维尔的时候，小镇上方白云朵朵，晴空万里；这一次，这里阴云密布，大雨倾盆。

我罩上骷髅骨图案的连帽衫；同时，司机无视如注的大雨，将乘客的箱子从行李架上卸下来。我终于看到自己的箱子，连忙一把拎起，然后和其他乘客一起挤在公交车站棚下。不过有一件事没变——莉比姑姑依然不见人影。

一个个旅客被亲友接走，只剩下我一个人还等在车站。等到用靴子轻踩不断变深的水洼也变得无聊的时候，我朝几码之外的便利店走去。我留意着店里的每一条过道，看有没有散发着花香的嬉皮士，或者穿内罗毕凉鞋和扎染布裙的女性。遗憾的是，我所看到的不过是几个饥饿的卡车司机和客车司机。

马上要见到嬉皮风格的莉比姑姑，我变得越发激动起来。我和她都属于麦迪逊家族的异类。莉比姑姑有着不同寻常的生活方式，通过在素食餐厅做招待来支撑她的演艺事业。她无拘无束，而希斯特维尔镇颇为开放，在这里她可以尽情地展露自我，吃有机食品、穿麻料衣服、思想自由。尽管我们品位不同，我却总觉得和她密不可分，因为我们都崇尚与众不同。

十分钟过去了，莉比姑姑还是没有踪影。也许她正在彩排，或者正在餐厅里装调味品，因此脱不了身。我能感觉到那个文身收银员盯着我的灼灼目光。我不希望自己看起来像在闲逛（虽然事实如此），也不想让人以为我要偷东西。我的胃开始呻吟，于是我徘徊在糖果那一排，为买哪一种糖不会产生龋齿而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忽然我感觉有人拍我的肩膀。我转过身。一位美丽的女士站在我面前，她穿着笔挺的长裤和印着“幸福家园房地产”的上衣，脸上带着跟我老爸一样的笑容。

“莉比姑姑？”我不太确定地问。

“瑞文！见到你真好！”她用力拥抱我，我感觉到她被雨水淋



湿的脸庞贴在我自己同样湿乎乎的脸上，“希望我没有来得太晚。”

“我刚到。”我撒了个小谎。

“你一定饿了。我们可以先吃点东西。我下午请假了。”她拎起我的箱子，我们匆匆地钻进她古老的甲壳虫车里。

系安全带的时候，我忍不住一直看着姑姑，她把原来的招待服装换成了房地产的套装。

“看到我穿套装很意外？”她问，显然看出了我的心思。

“我好像没见过你不穿凉鞋、头上不戴花的样子。”我开玩笑地回答。

“我想是时候找份真正的工作了。”她坦白地说，“我没费事去告诉你爸爸，因为我干这份工作时间还不长，而且已经请了半天假。”她笑起来，“所以谁知道它还能持续多久呢？”

她发动汽车，随着我们一路开过古老的中心城区，引擎突突地响个不停。

莉比姑姑是一个如此独立自由的人，对于她放弃自己的梦想我感到失望又难过。我不希望她改变，也从不希望自己改变。我闷闷地想，如果莉比姑姑不得不放弃她的追求，那么我是不是也得如此呢？

“你放弃表演了？”我忍不住问她。

“没有，那是我与生俱来的梦想。”她答道，“事实上，我正在准备一出独角戏。你可以让一个女孩不当演员，但是你不能让她不演戏。”

我释然了，“独角戏？……太棒了。用不了多久，你会捧回属于你自己的奥斯卡。”

莉比姑姑轻笑一声，接着又转为正经。我们往她的公寓开去，大滴的雨点砸在挡风玻璃上，锈迹斑斑的雨刷奋力地将它们清除。

当我朝车窗外望去时，觉得有什么东西怪怪的。我们在镇上穿行时，小镇好像一直笼罩在怪异的阴影中。我好像看到几只蝙



蝠在一座教堂上空盘旋。

“哇……那些看起来像……”

“像蝙蝠？”

“没错。”

“我们代理的一栋房子里面有一窝蝙蝠。你肯定喜欢。”

“听起来不错。”

“而且你一定会喜欢我们刚租出去的那套房子。”

“是吗？里面阴森森的？”

“绝对阴森。是一座半废的庄园。”

“庄园？”我问。不会是我上次在这里的时候，亚历山大和詹姆森住的那座吧？

“对。”姑姑回答。

“哦，镇上一定有很多吧。”我试探着。

“不太多，而且没有一座像这样的。”

“怎么说？”

“那里已经好多年没人住了。后院的草坪长满杂草，我觉得地板也需要重铺，不过新的租户似乎并不介意。”

“庄园是在雷诺科斯山路上？”

“对，你怎么知道？”

“呃……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过它的照片。”我骗她。

“看上去的确是你喜欢住的房子。如果它里面真的闹鬼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如果有人租掉庄园，那么亚历山大和詹姆森会住在哪儿？我怎样才能找到他们？

“你手里还有庄园的钥匙吗？说不定他们可以让我参观一下。”

“没有，钥匙给了现在的租客。”

“他长什么样？”



姑姑显得有点不解。

“我只是在想什么样的人 would 租下一座庄园，也许是个王子或者政界要人。”我提示。

“这位租客肯定不是王子，但应该是个绅士。他看着的确挺恐怖——像鬼的那种恐怖。我猜因为这样他才喜欢这座房子。”

“詹姆森！”我脱口而出，与此同时，姑姑按响喇叭，踩下刹车。

一只麻雀迅速从我们面前飞走。

“看到鸟我会刹车。”她微笑着解释。

我纳闷詹姆森为什么要租下庄园。难道他们打算无限期地待下去吗？我的心往下沉。然后我想起亚历山大对我的保证：“我很快回来。”可是到底什么事情让我男朋友一直留在这里？

我们拐进姑姑的公寓所在的绿树林立的城区街道。她自信地，也可以说是傻乎乎地，将她的甲壳虫挤进一辆卡车和一辆橙色机车之间的狭小空间。莉比姑姑给方向盘上了把锁，然后打开这栋 40 年代的联排公寓楼的大门，接着打开信箱，再接着打开她的房间门。莉比姑姑拥有的钥匙数量可以跟杜斯维尔高中的门房相媲美。

薰衣草的香气早在我们进门之前就 from 门上的缝隙里流淌出来。一进去，一股花香扑鼻而来，仿佛我刚刚步入的是一间花房。

尽管姑姑的着装变了，她公寓里的装饰风格还是老样子。除了咖啡桌上多出来的一摞房地产宣传册，六七十年代的装饰物仍然主宰着这间屋子。珠帘从卧室门框上垂落，点了一半的蜡烛排满从壁炉架到地板之间的每一寸空间。

我一边在姑姑的小浴室里脱掉湿透的衣服换上干的，一边想象如果没有遇到亚历山大，我一个人会过着怎样的生活。我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呢？杜斯维尔对于像我这样的女孩来说太乏味。我最后很可能会生活在希斯特维尔的一间公寓里，和莉比姑姑的这间差不多，不过里面的装饰是滴着蜡的烛台、黑色蕾丝窗帘，以及怪物图案的床头板。